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五十六回 真大膽登門報信 假小心曲意邀歡

且說章秋谷見了程幼勛，劈頭就問他可有家人走失。程幼勛雖然覺得秋谷說話希奇，卻還口中胡賴，不肯承認。後見秋谷說出這一番說話，方才著實的有些怪異，又把秋谷打量了一回，料道他不是個來歷不明的騙子，便倒反問著秋谷道：「就算我家中有人走失，卻是外邊沒有風聲。你一個素不相識的人，怎麼倒說得這般清楚，究竟可有什麼消息呢？」秋谷微微笑道：「我不說一個明白，料你那裡得知？但是和你講明，你卻不可動氣。」程幼勛聽了這樣話風，更加疑惑，急急的逼著秋谷要他說明。秋谷便把自己坐的椅子挪前一步，附著耳朵，把當初買春樹和程小姐怎樣私通，如何懷孕，賁春樹如何著急，趕到上海要求他想個法兒，自己念著朋友之情，如何答應，如何回到蘇州，怎樣叫人打聽，又如何自己暗中通信，把程小姐救出牢籠，現在程小姐還在自家船上，一五一□的好像背書一般，滔滔滾滾說了一遍。又說：「這件事兒，多要怪你自家不好。從來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你誤了他的標梅之候，怪不得要鬧出事來。我雖然是個旁人，卻不忍見死不救，眼睜睜看著你女兒一條性命生生丟在水中，所以我想個權宜之計，將他救了出來。如今事已如此，本來也不消和你說明，但是我明人不做暗事，特來和你講個明白，好叫你自家心上分明。」

秋谷一面說，一面看那裡老頭兒的面色。只見他初起時低頭不語，聽到一半，早氣得他滿面通紅，滿頭流汗，那頸頂上的青筋都一根根的爆將起來，就有些忍耐不住的光景。再聽得後來許多說話，直把他氣得七竅生煙，雙睛出火，渾身亂抖，一口冷氣塞住了咽喉，幾乎透不轉來。不等秋谷說完，再也按捺不住跳起身來，把秋谷胸前衣服一把扭住，大罵道：「你這個人好生大膽，你拐了我的女兒，還敢前來送信！你好好的把我女兒送出，萬事全休；如若不然，我把你扭到當官，這拐逃的罪名看你可吃得起吃不起？」

秋谷見了這個樣兒，甚是好笑，只是哈哈冷笑道：「你不用這樣野蠻，有話只管請說。你家女兒好好的現在船上，又沒有逃出蘇州。我好意前來送個信兒，要和你商量個善後事宜，免得壞了兩家的名氣，你倒這樣的橫跳一丈、豎跳八尺起來，也不想個情理。你想天下那有這樣大膽的棍徒，拐了你的女兒還敢自己上門送信，好等你送到當官，自尋煩惱，可有這樣的癡子麼？我勸你暫時放手，我倒有句話兒和你商量。我若怕你送官，也不自己跑到你家來了，難道我既然來了，又肯跑掉了麼？」

程幼勛雖然憤恨，卻聽著秋谷的一番說話實是不差，又怕這個事兒鬧了出來，自家平日極是個言規行矩的人，生了這樣的女兒不能管束，還有什麼臉面見人？不如聽著他的話兒，還好暫時遮掩。想到此間，那一扭著秋谷胸膛的手，早不知不覺的縮了進來，長歎一聲，重新坐下，卻還是上氣不接下氣，張開大口，氣喘吁吁，對秋谷道：「你...你有...有...有什麼說...說話，和我...我...我商量，快些說來，說說你...你...你把我...我女兒，拐到那...那...那裡去了。」

秋谷見那老頭兒氣急敗壞的樣子，忍不住要笑出來，勉強忍住了，正色和他說道：「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，怎麼全不懂事情的輕重」你家女兒既已失足在前，你不叫他嫁姓賁的，卻叫他去嫁那個？難道還好再嫁別人麼？至於我，本來是個旁人，與我絲毫無涉，原犯不著來管你們的閒事，但我替你仔細想來，這件事兒已經如此，不如將錯就錯，彼此認了親家，憑著姓賁的把你女兒帶回家內，只當沒有這件事兒。

到了明年二三月內，暗暗的把你女兒送回。那時叫姓賁的堂堂皇皇的托人說親，圓成好事，一則掩了旁觀的耳目，二則全了自己名聲。若是你一定不肯通融，定要送官究辦，我是旁人，自然只好由你。姓賁的和你女兒都安安頓頓的現在船中，憑你去將他怎樣。但想姓賁的既然送到當官，你令愛也不免當場出醜，就是你老先生自己也免不得匍伏公堂。姓賁的犯的罪名不過是一個和姦，又不是什麼謀反叛逆，將來這件事兒張揚開去，你卻怎的見人？況且就是把姓賁的辦了一個罪名，於你有何益處？你家令愛又不能重嫁別人，就算是堂上官員秉公判斷，也是只有斷合，沒有斷離，那有叫你家令愛重去嫁人之理？照這樣的想起來，你那方才的盛氣自然而然的一齊消化。還是聽了我旁人的解勸，做個半截漢子，落一個好好的收場。請你自家斟酌一番，到底如何辦法，官私兩樣，憑你怎樣便了。」

程幼勛起先聽了章秋谷解勸的話兒，還是咆哮不服，不料聽到後來，越聽越是有理，更兼章秋谷的梨花妙舌，說得來八面玲瓏，沒有一句話兒不是入情入理。真是那黃河九曲，層出不窮；三峽春泉，倒傾瀑布。就是再頑鈍些的頑石，聽了這般說法也要點頭，何況程幼勛雖然閉塞不通，畢竟還是個人類，這些利害豈有不知？

聽了這番說話，好似暗室逢燈，早苗得雨，一霎時心地光明，覺得章秋谷的說話當真不錯，漸漸的面上的氣色也回了過來，沉吟了一回，歎口氣道：「只是便宜了姓賁的這個畜生，實在有些不服。他引誘了我的女兒不算，還想要把他拐著同逃，難道就是這麼讓他過去不成？」秋谷笑道：「你不要這樣糊塗。你令愛既然嫁了姓賁的，姓賁的就是你的東牀。你若要把他送到當官照例懲辦，非但傷了你家令愛的心，就是你老先生的面子上邊又有什麼好看？況且這件事兒原是萬不得已，方才不顧危險，做這樣干犯名教的事情。這正是姓賁的一片血誠，不肯負心的好處。若是換了將就些兒的人物，早把這件事兒撇在一邊，那裡還管別人的死活，卻叫你家令愛將來怎的收場？如此看來，姓賁的也算不得什麼壞人，不過是犯了些兒風流罪過，沒有什麼天大的事情。俗語說得好：「毛廁越掏越臭。『我看還是將就些兒，憑他去了的好。』」

程幼勛聽了，想想實在不差，雖然有些強詞奪理的地方，卻是想不出一句駁他的說話。左思右想了一會，實實的無計可施，只得長歎一聲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就聽了你的說話，便宜了這個畜生。我也只當沒有這個女兒，也不用遮人耳目。那以後的話兒再也不消提起，這樣掩耳盜鈴的事情盡可不必。」秋谷道：「這卻你又錯了。我今天的來意，原是衛顧你們的府上的名聲，你怎的倒是這般說話？」說著，又附了程幼勛的耳朵說了幾句不知什麼話兒，隨後又道：「到了這個時候，仍舊把你們令愛暗暗的送到蘇州，那時一樣的央媒說合，一般的迎娶過門，那些不知細底的人那裡看得出什麼破綻？豈不把先前的這件事兒一齊都蓋過了麼？」

秋谷說畢，程幼勛正在沉吟，秋谷突然見屏門背後走出一個半老的婦人，約有五□多歲，走出屏門便向秋谷深深萬福。秋谷連忙回禮。這婦人一屁股回身坐下，便對程幼勛道：「適才這位先生的話，我在後面已聽得明明白白，真是再好沒有的了。難得這位先生這樣費心，顧全我們的面子，你還不快些答應，難道還想什麼念頭麼？」程幼勛忽然被他的老婆走出來夾七夾八的說了一陣，想想除了這般辦法，實在也沒有別的法兒，只得勉強應允。

秋谷見他已經答應，立起身來便想要走，卻被這婦人攔住道：「這位先生不要性急，且請坐下，我還有話說呢。」秋谷只得重又回身坐下，問他有什麼話兒，叫他快說。婦人便嘮嘮叨叨的盤問起賁春樹的家世來，秋谷一一的回答。婦人又問可曾娶過正妻，秋谷一想，這倒不好瞞他，便答道：「這個不好隱瞞，實在已經娶過的了。」婦人聽了呆了半晌；眼中便流下淚來。秋谷明曉得他的意思，便接著說道：「他雖然室有正妻，府上的小姐過去，一定是姊妹稱呼，決不虧待，這倒我可以和他做個保人。」那婦人又道：「現在事已這般，也說不得的了。只是他將來要是虧待了我的女兒，我卻要和他們說話的。」秋谷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但請放心就是。」

秋谷因費了半天口舌，說得他舌敝唇焦，巴不得要立時回去。只聽那婦人道：「你們的船停在那裡，我還要到你們船上看看女兒，還有他的衣箱、鏡箱隨身動用的東西，讓他帶去。」一句話還未說完，程幼勛睜起眼珠，向那婦人說道：「這樣不要臉的東西，你還去看他做甚？難道台還給他坍得不夠麼？」他老婆聽了正要和他爭論，章秋谷因急於要走，便打斷他的話頭道：「程老先生的話兒卻是不错，此刻正要遮人耳目，還是不要去的為是。就是衣服、鏡箱也都不必拿去，免得露了風聲。這些物件自有姓賁的和他置備，不消費心。」說著立起來把手一拱，急急的走出門去。任那婦人在後邊呼喚，秋谷只作不聞，飛也似的回到自家船上。見春樹已經回來，置買了多少服用之物，正和程小姐在那裡挑看衣服。

秋谷看程小姐已經梳洗，梳了一個懶妝髻，薄施脂粉，又換了一件衣服，出落得別樣風流，千般嫵娜。昨天晚上還是粗服亂頭，花枝寂寞，如今卻已是明妝麗服，環佩凌波，小蠻楊柳之腰，樊素櫻桃之口，雙渦暈酒，二笑傾城，比起昨夜好像換了一個人的一般。見了秋谷回來，一齊立起。春樹連忙問道：「到底怎麼樣，沒有碰到釘子麼？我倒狠狠的替你耽心，幸而還沒有怎樣。你想那有拐了人家內眷，還自己送上門去告訴他？雖然沒有鬧什麼亂子，這個膽量也就佩服你了。」秋谷笑道：「你只是一味的膽小，曉得什麼！我是看準了這件事兒準定鬧不出什麼亂子，所以才這般膽大。你想我章秋谷要是沒有這般膽量，那裡擔當得起這樣的事情？」說著，便把剛才的說話一一說了一遍，又笑道：「這一本戲文，生、旦、淨、丑都是我一人獨唱，作成你做一個現成快婿、自在東牀，你還不要好好的謝謝媒人麼？」

春樹聽了，也無別話可說，不住的點頭痛贊，佩服秋谷的辯才智慧直到二四分，感激秋谷的俠骨熱腸更是五體投地。連程小姐在旁聽著，也是感激萬分，那心上的感情深深的印入腦筋，竟是個留了終身紀念。這也不去說他。

只說秋谷和春樹商量，叫他坐著原船和程小姐一同回去，秋谷便在蘇州城外暫落客棧，等貢春樹到了蘇州，一同再到上海。計議已定，秋谷忽又想起一件事來，便問春樹蘇州的幾所住房那一處最大些，可肯出賣。春樹道：「我的房子只有宮巷的一所住屋最大些，只要有人肯出價錢，那有不肯出賣之理？」秋谷便把宋子英和親戚代尋房屋的事同他說了，並道：「你既然肯賣，不妨找了子英，同他去看，好在你今天不能動身，我們就同去一趟可好？」

春樹答應了，一同上岸，先到王小寶院中尋著了陸仲文，再托陸仲文寫張條子，當場把宋子英約來，和他說了。子英大喜，便要立刻去看。當時由院內相幫僱到三乘轎子，章秋谷和春樹同宋子英三人同坐，一直到宮巷潘玉峰家。春樹請秋谷、子英暫在大廳少坐，自己進去了一會方才出來。有分教：

畫舫笙歌之夜，檀板金尊；呼盧喝雉之場，崖勒馬。

要知後事，且看下回。